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

話說柳洪便袖了書信來到後面，憂容滿面。馮氏問道：「員外為著何事如此的煩悶？」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，說了一遍。馮氏初時聽了也是一怔。後來便假意歡喜，給員外道喜，說道：「此乃一件好事，員外該當做的。」柳洪聞聽，不由得怒道：「什麼好事！你往日明白，今日胡塗了。你且看書信。他上面寫著叫他在此讀書，等到明年考試。這個用度須耗費多少。再者若中了，還有許多的應酬；若不中，就叫我這裡完婚。過一個月後，叫我這裡將他小兩口送往武進縣去。你自打算打算，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？歸根我落個人財兩空。你如何還說做得呢？這不豈有此理麼？」馮氏趁機，便探柳洪的口氣，道：「若依員外，此事便怎麼辦呢？」柳洪道：「也沒有甚麼主意。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，另找個財主女婿，省得女兒過去受罪，也免得我將來受累。」馮氏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，他便隨機應變，冒出壞包來了。對柳洪道：「員外既有此心，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。我保不出口日，管叫他自己退婚、叫他自去之計。」柳洪聽了，喜道：「安人果能如此，方去我心頭大病。」

兩個人在屋中計議，不防被跟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窗外經過，將這些話一一俱各聽去。他急急的奔到後樓，來到香閣，見了小姐，一五一〇俱各說了。便道：「小姐不可為俗禮所拘，仍作閨門之態。一來解救顏姑爺，二來並救顏老母。此事關係非淺，不可因小節而壞大事。小姐早早拿個主意。」小姐道：「總是我那親娘去世，叫我向誰申訴呢？」田氏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。他們商議原不出口天。咱們就在這三五日內，小姐與顏相公不論夫妻，仍論兄妹，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夜間相會。將原委告訴明白了顏相公，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，叫他另尋安身之處。俟科考後功成名就，那時再來就親，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。」小姐聞聽，尚然不肯。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開導解勸。小姐無奈，才應允了。

大凡為人各有私念。似乳母丫鬟這一番私念，原是為顧惜顏生，疼愛小姐，是一片好心。這個私念理應如此。竟有一等人無故一心私念，鬧得他自己亡魂失魄，彷彿熱地螞蟻一般，行蹤無定，居止不安；就是馮君衡這小子。自從聽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，他便每日跑破了門，不時的往來。若遇見員外，他便卑躬下氣，假作斯文。那一宗齋肩諂笑，便叫人忍耐不得。員外看了，總不大合心。若是員外不在跟前，他便合他姑媽訕皮笑臉，百般的央告，甚至於屈膝，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玉成其事。

偏偏的有一日湊巧，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。娘兒兩個正在閒談。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。小姐閃躲不及。馮氏便道：「你們是表兄妹，皆是骨肉，是見得的。彼此見了。」小姐無奈，把袖子福了一福。他便作下一揖去，半天直不起腰來。那一雙賊眼，直勾勾的瞅著小姐。旁邊繡紅看不上眼，簇擁著小姐回繡閣去了。他就癡呆了半晌。他這一瞧不是人；是人，沒有那末瞧的。

自那天見了小姐之後，他便謀求的狠了，恨不得立刻到手。天天來至柳家探望。這一天剛進門來，見院內拴著一匹白馬，便問家人道：「此馬從何而來？」家人回道：「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。」他一聞此言，就猶如平空打了個雷，只驚得目瞪口呆，魂飛天外。半晌，方透過一口氣來。暗想：「此事卻怎麼處？」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。見員外愁眉不展，他知道：「必是為此事發愁。想來顏生必然窮苦之甚。我何不見他，看看他倒是怎麼的光景。如若真不象樣，就當面奚落他一場，也出了胸中惡氣。」想罷，便對柳洪言明，要見顏生。柳洪無奈，只得將他帶入幽齋。他原打算奚落一場。誰知見了顏生，不但衣冠鮮明，而且像貌俊美，談吐風雅，反覺得踟躕不安，自慚形穢，竟自無地可容，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。柳洪在旁觀瞧，也覺得姍姍自分，暗道：「據顏生像貌才情，堪配吾女。可惜他家道貧寒，是一宗大病。」又看馮君衡聳肩縮背，擠眉弄眼，竟不知如何是可。柳洪倒覺不好意思，搭訕著道：「你二人在此攀話，我料理我的事去了。」說罷，就走開了。

馮君衡見柳洪去後，他便抓頭不是尾，險些兒沒急出毛病來。略坐一坐，便回書房去了。一進門來，自己便對穿衣鏡一照，自己叫道：「馮君衡呀，馮君衡！你瞧瞧人家是怎麼長來著，你是怎麼長來著。我也不怨別的，怨只怨我那爹娘，既要好兒子，為何不下上點好好的功夫呢？教導教導，調理調理，真是好好兒的，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。」自己怨恨一番。忽又想到：「顏生也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，我又何必怕他呢？這不是我自損志氣麼？明日倒要仗著膽子與他盤桓盤桓，看是如何。」想罷，就在書房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吃畢早飯，依然猶疑了半天。後來發了一個狠兒，便上幽齋而來。見了顏生，彼此坐了。馮君衡便問道：「請問你老高壽？」顏生道：「念有二歲。」馮君衡聽了不明白，便「念」呀「念」的盡念。顏生便在桌上寫出來。馮君衡見了，道：「哦！敢則是單寫的二〇呀。若是這麼說，我敢則是念了。」顏生道：「馮兄尊齒二〇了麼？」馮君衡道：「我的牙卻是二〇八個，連槽牙。我的歲數卻是二〇。」顏生笑道：「尊齒便是歲數。」馮君衡便知是自己答應錯了，便道：「顏大哥，我是個粗人，你和我總別鬧文。」

顏生又問道：「馮兄在家作何功課？」馮君衡卻明白「功課」二字，便道：「我家也有個先生，可不是瞎子，也是睜眼兒先生。他教給我作甚麼詩，五個字一句，說四句是一首，還有什麼韻不韻的。我那裡弄的上來呢。後來作慣了，覺得順溜了，就只能作半截兒。任憑怎麼使勁兒，再也作不下去了。有一遭兒，先生出了個「鵝群」叫我作，我如何作得下去呢。好容易作了半截兒。……」顏生道：「可還記得麼？」馮君衡道：「記得的很呢。我好不容易作的，焉有不記得呢。我記是：「遠看一群鵝，見人就下河。」」顏生道：「底下呢？」馮君衡道：「說過就作半截兒，如何能數滿作了呢？」顏生道：「待我與你續上半截，如何？」馮君衡道：「那敢則好。」顏生道：「白毛分綠水，紅掌蕩清波。」馮君衡道：「似乎是好。念著怪有個聽頭兒的。還有一遭，因我們書房院子裡有棵枇杷，先生以此為題。我作的是：「有棵枇杷樹，兩個大棗杆。」」顏生道：「我也與你續上罷。『未結黃金果，先開白玉花。』」

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，他卻不講詩，便道：「我最愛對對子。怎麼原故呢？作詩須得論平仄押韻，對對子就平空的想出來。若有上句，按著那邊字兒一對，就得了。顏大哥，你出個對子我對。」顏生暗道：「今日重陽，而且風鳴樹吼。」便寫了一聯道：「九日重陽風落葉。」馮君衡看了半天，猛然想起，對道：「八月中秋月照臺。」顏大哥，你看我對的如何？你再出個我對。」顏生見他無甚行止；便寫一聯道：「立品修身，誰能效子游子夏？」馮君衡按著字兒，扣了一會，便對道：「交朋結友，我敢比劉六劉七。」顏生便又寫了一聯，卻是明褒暗貶之意。馮君衡接來一看，寫的是：「三墳五典，你乃百寶箱。」便又想了，對道：「一轉兩晃，我是萬花筒。」他又磨著顏生出對。顏生實在不耐煩了，便道：「願安承教你無門。」這明是說他請教不得其門。馮君衡他卻呆想，忽然笑道：「可對上了。」便道：「不敢從命我有窗。」

他見顏生手中搖著扇子，上面有字，便道：「顏大哥，我瞧瞧扇子。」顏生遞過來。他就連聲誇道：「好字，好字，真寫了個龍爭虎鬥。」又翻看那面，卻是素紙，連聲可惜道：「這一面如何不畫上幾個人兒呢？顏大哥，你瞧我的扇子，卻是畫了一面，那一面卻沒有字。求顏大哥的大筆，寫上幾個字兒罷。」顏生道：「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，現有雙款為證，不敢虛言。我那拙筆焉能奉命，惟恐有污尊搖。」馮君衡道：「說了不鬧文麼，什麼「尊搖」不「尊搖」的呢？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，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，便成全起來了。顏大哥，你看看那畫的神情兒頗好。」顏生一看，見有一隻船，上面有一婦人搖槳，旁邊跪著一個小伙拉著槳繩。馮君衡又道：「顏大哥，你看那邊岸上那一人拿著千里鏡兒，哈著腰兒瞧的，神情真是活的一般。千萬求顏大哥把那面與我寫了。我先拿了顏大哥扇子去，等寫得時再換。」顏生無奈，將他的扇子插入筆筒之內。

馮君衡告辭，轉身回了書房，暗暗想道：「顏生他將我兩次詩不用思索，開口就續上了。他的學問哪，比我強多咧。而且像貌又好。他若在此了呵，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奪了去。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

他也不想人家原是許過的，他卻是要圖謀人家的。可見這惡賊利欲熏心！他便思前想後，總要把顏生害了才合心意。翻來覆

去，一夜不曾合眼，再也想不出計策來。到了次日，吃畢早飯，又往花園而來。
不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